中華古籍保護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四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繳天辨誣卷之四

張憲辨

王明清揮麈録曰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首岳飛狀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右從政於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太尉使奴厮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

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
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尚何澤一秉
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一更不與俊
相揖便起向燈影暗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
前唱喏坐間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
睡也那裏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
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
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
得衢婺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

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
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　朝廷必疑我也
朝廷教更番　朝見我去則必不來也俊道
向日范將軍被罪　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
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
是范將軍兼係右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
心懷忠義到今　朝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
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
人來教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太尉道我遮

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思張
太尉道遮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在襄陽府
不動只在那裏駐劄　朝廷知後必使岳相
公彈壓撫諭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馬若太尉
動人馬　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
尉道你理會不得若　朝廷使岳相公來時
便是我救他也若　朝廷不肯教相公來時
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
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虜劫舟船裝載步人

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去俊道且看　國家
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待我做則須
做你安排着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
言語俊道恐軍中不伏者多張太尉道誰敢
不伏傳選道我不伏俊道傳統制慷慨之人
丈夫剛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待有不伏者
都與勦殺俊道遮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
尉道你問得我是我假做一件　朝廷文字
教起發我須教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

敵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
必不敢來趕我投他人馬來到遮裏時我已
到襄陽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
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
何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來夾攻太尉
南面有張相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處置
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遮裏兵纔動
時使人將文字去與番人萬一支吾不前教
番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

萬襄陽府糧如何張太尉道遮裏糧盡數着
船裝載前去郢州也有糧襄陽府也有糧可
喫得一年俊道遮裏數路應副錢糧尚有不
前那裏眥小糧一年已後無糧如何張太尉
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我那裏不
一年教番人必退我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
安排着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後背嵬遊奕
伏我不伏俊道不伏底多張太尉道姚觀察
背嵬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

張太尉道明日來我遮裹聚廳時你請姚觀
察王剛張應李瑄去你衙裏喫飯與說我遮
言語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
得出恐有後命今自家懣都出岳相公門下
若諸軍人馬有語言教我怎生置禦我東則
東隨他人我又不是都統制　朝廷又不曾
有文字教我管他懣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
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
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叫
起姚觀察於教場內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
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睡知
得相公得出大段煩惱道破言語教俊來問
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
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將來諸
軍亂後如何姚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教亂
恐壞了遮軍人馬你做我覆知太尉緩緩地
且看　國家患難面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
張太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太尉唱喏張太

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請王剛
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來覆太尉道恐兵亂後
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鈐束得整齊必不
到得生事張太尉道姚觀察責弄他人馬整
齊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出來
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
樞密行府俊去聲張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
麤重物事轉換了着我去後將來必不共遮
薆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你重念俊元係東
平府雄威第八長行因本府關糧諸營軍兵
呼千等結連俊欲刼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
祿本營不敢負於　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
經安撫司告首奉　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
來繼而金人侵中原俊自　靖康元年首從
軍旅於　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
內中箭射落二齒奉　聖旨特授成忠郎後
來並係立戰功轉至今來官資俊盡節仰報
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起事俊不敢負於

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請張相
公前告首又恐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
面別起事皆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稍於不
義俊已於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
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是乞
依軍法施行兼俊自出官已來立到戰功轉
至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
干告　勑宣劄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千等
補副都頭宣繳申外庶曉俊忠義不曾作過

建康也俊令就行府取勘王應求請曰樞密
院史無推勘法恐壞亂　祖宗之制力辭俊
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
喜兒濟南府人范瑗領兵京東俊爲劊子
臣珂辨曰嗚呼張憲之事臣尚忍言之哉
夫天下之理固有跡非相關而其始終乃
相須而後明者張憲之事是也即首狀而
觀獄成了無干涉王明清之所録亦既明
矣臣於此而尚容喙焉不幾於費辭者嗚

呼臣之辨豈得已哉反覆當時之事痛心疾首欲讀不忍欲棄不敢哽咽涕呼天而畢此辨而謂臣爲費辭乎夫先臣之事著於人心信於天下書於　國史傳於野録皎然甚明而臣區區之四辨又詳明而深究固不待多言矣通書之迹不惟荒謬不根託於已焚之無攷而不足以欺天下後世　臣猶有可證而甚不誣者足以根之獨張憲以列校奮身忠義自許爲先臣之愛將而一時被誣銜恨地下雖復官恤孤嘗被昭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于萬世而靦縷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無一毫之憾門閥湮替卓錐無所子孫流離餬口何在縉紳之公議以其微而不及　朝廷之優恩以其久而遂廢九原之下欲愬莫能或者因其迹之未明而竊意其罪之在憲而先臣莫之知也故謀還飛掌兵而已副之說載於林泉野記百姓皆晝夜不安之說載

於三朝北盟集大抵皆明先臣之冤而
不明憲之冤殆以爲憲果有是鳴呼臣而
不辨誰實辨之憲爲先臣之愛將而憲之
誣未明則先臣之遺迹亦幾於晦矣此始終
相須而臣之所以不容不辨也夫天下之
情至不相遠趨安而舍危喜同而惡異人
之情也親其親而疏其疏公其公而私其
私亦人之情也張憲享廉車之秩居至安
之位擊鍾而鼎食厚茵而高枕而謂其釋
此不爲出狂謀以蹈不測固已非人情矣
而謂其以謀告王俊而俊發之則其爲不
近人情尤爲昭昭何則告人以非常之謀
則其所告者必其所素知而深愛者也又
必其至密而不疑者也謂俊爲憲之所深
愛者耶同軍而處反目如仇姦貪之迹屢
發其蘊則固非深愛者矣謂俊爲憲之所
不疑者耶鵂兒之號著稱于軍憲爲同僚
夫豈不察則又非不疑者矣如俊之出身

豈惟軍中知之宜舉天下無不知者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乃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訐爲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鵰兒之稱實自是始使憲而愚無所知也則於異謀乎何有憲而稍有思焉則必曰彼以告訐而得此也吾可以此謀告之耶疑畏之不暇而何自以通情哉嗚呼是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然也抑猶有所謂大不近人情者而非特此而已也觀其所首憲之與俊言亦既委曲矣論難十餘反俊未嘗少順其說憲盍亦少覺矣方且諄諄不已盡以心曲之謀告之漫不省其從違而加之防慮嗚呼畔逆之狂謀果爲何等事俊憲之相與果爲何等親而深信不疑屢詰不返有如此哉今夫人之欲爲非者將欲誘人以從已則必先求其可與言而不疑者而誘之又必先露其端倪鉤致其心腹發言之初必察其

人之詞色彼苟是我而從之又將察其誠不誠焉如其誠也則亦庶幾乎展盡底蘊而與之定謀矣苟其人詞色之少變或依違而縱臾或微拒而遜卻則告之者必逆料其心之所不樂而未必我從也又將少隱其辭而蓋其前說雖有心曲之至隱亦不與之言矣何則以私而告人非公言也告人以公言而不從則亦公其事而已以私告之而彼不我從必有發我之私而背我者夫人之誘人以爲非而告人以私者未有不料及此者也誘之以爲非且不可不慮況誘之以叛乎俊之反覆不從昭昭如彼而憲之吐露無隱諄諄如此則憲不幾於病狂喪心者即是而論則憲之謀俊之告其然耶其不然耶識者必能辨於此矣況俊之告憲也其狀有曰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是乞依軍法施行可謂確矣而行府鍛鍊之案有曰是張憲即不曾對王

俊言岳相公得衢婺州亦不曾言我理會
得　朝廷教更番　朝見我去則不來也
是張憲亦不曾道待做則須做你安排着
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并張
憲不曾道待有不伏者都與勦殺亦不曾
道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及不曾
於九月初一日赴樞密行府時言向王俊
道你後面麤重物事都轉換了着我去後
將來必不共遮懣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
你等語言憲委不曾對王俊言說已蒙樞
密行府勒憲與王俊對證得張憲不曾有
上項語言已供狀了當此蓋先臣被罪尚
書省　勑牒之全文也嗚呼以當時之酷
而太甚之妄已不能自揜矣自甘軍法之
詞於此乎何施非檜俊力肆陷誣喻之風
旨則王俊之駑賤敢爾欺　天哉噫此其
不能自揜者也如其它所云則臣之所辨
亦既明矣憲無一毫之罪而檜俊誣之以

大惡濫觴之禍蔓及先臣臣安得而不伸籲
天之一言哉至於謂先臣令孫革于鵬致書於憲貴令之虛申探報而謂先伯臣雲致書于憲貴令之擘畫措置其為不根尤為著明臣請不求證於它人而惟以王俊之首狀詰之尚書省　勑牒之備俊詞既與明清所載為無異而　勑牒又載俊之小貼子有曰契勘張太尉說岳相公處人來教救他俊後即不曾見有人來亦不曾見張太尉使人去相公處張太尉發此言故要激怒衆人背叛　朝廷其狀末又書云初八日隨狀陳首則是通書之無跡俊之首狀既已自言之矣而行府之獄乃謂先臣因書以誘之何前後之背馳也鍛鍊之極文致以成其辭俊既無所不用其至制勘之命遷就以合於一檜尤擠崖之嶮者而尚書省　勑牒所備通書之辭前後不一難以徧舉而皆不過曰某日遣某

人而先臣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又不過曰某日遣某人先伯臣雲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嗚呼書既焚矣是果有書乎此不待臣之辨也其在當時檜力成此獄者也而韓世忠不平之問檜僅答以莫須有世忠艴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則是檜亦自知其無矣反復無據而後以淮西之事詰先臣先臣下吏兩月而始病爲淮西之問亦可見其無以爲罪也明清之録謂之別無干涉可謂曉然矣而謂其初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則是亦疑先臣之逗遛而強爲之說也臣之辨淮西既證以御劄又攷以傳記臣之刻宸翰既書以時日又表以甲子正懼夫愛先臣者求其似以蓋其非適足以亂眞而喪實故有不容不然者使明清讀淮西之辨觀宸翰之刻則自宜知謗書之無實而不待遷就以全先臣也

嗚呼先臣不幸而罹嬰讒邪之鋒其心必欲
寘先臣於死而已汗漫無據固不暇卹也
夷攻一時之事豈特如前數者而已哉跪
踏兩軍之誣以威脅董先而成之比並建
節之誣以嶽逼張憲而成之環諸將而會
議而昌言曰　國家了不得也　官家又
不修德此豈廣坐之言哉既又謂先臣指
張憲而曰似張家人張太尉爾將一萬人
去跪踏了指董先而曰似韓家人董太尉
不消得一萬人去跪踏了嗚呼縕異謀者
固如此乎此狂者醉者之不為也而謂先
臣為之乎万俟卨之奏亦自知其無以欺
人矣故曰張憲理會得岳飛所說只是欺
負逐軍人馬不中用又以比並之語為指
斥乘輿跪踏之語為陵轢同列則是語
也卨固知其不近人情矣張憲之妄供以
鍛鍊也董先之載謂董先之至也檜召之至堂

曰止是有一句言語要爾爲證證了只今日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并命證畢就今日摘出繇是先下大理對吏即伏鳴呼會合以成此誣檜已諭之矣故先之至一證而出曾不淹刻則是證也又豈無所自哉第牲之以爲郾城而所載之語又非當時所誣之說爲直誤耳設使誠如尚書省

勑牒之所備則先臣當時發跎胳之語董先

對先臣竊笑不應而又有後言于憲曰相公道恁言語莫是待胡做既謂憲爲先臣之心腹則憲豈不以告先臣而先臣聞先之語亦肯貫先哉嗚呼亦明矣如以建節之年 上方 藝祖則董先之下吏其供說已謂曾見岳飛見岳飛比並語言矣此固不待臣之辨也如謂先臣丐祠罷政泊舟小堰而得張憲申網馬之狀以乞出而不接謂先伯臣雲

諭智浹以吳玠奏乞赦張浚之例而使託
統制等告　朝廷以免後責此皆當時吹
毛之巳甚而求釁之無所故及於此臣謂
使誠有此亦無足辨而況於無哉按野史
方獄之未成也秦檜自都堂退入小閤食
柑以手書栢皮者竟日俄以小紙付老兵
持至寺而先臣遂報死初未有　旨也嗚
呼檜其欺　君哉何彦猷堂白先臣之非
辜檜方錯愕而堂吏或附耳曰何不告以

宗之法廢爲文具而不之省如是則卨等之罪不惟貿易是非鬱抑公議萬誅莫贖而漫不知刑律之重輕與夫　祖宗之條綜敢尸中司之位而董大獄之政又將爲申韓之罪人矣先伯臣雷當時以孩童之幼亦下之獄至於獄成而曰今來照證得岳雷別無干涉罪犯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嗚呼　天陛何所而妄逮人乎既知其無犯則何爲而逮之乎豈其初瞢然不省獄

成而後始知之乎酷吏之漏網宜乎發明清之三歎也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忠之不足以勝邪久矣先臣之不幸臣有明辨固非求它人之瑕以自解然臣之所以別之者蓋以公示來世而懼忠邪之未分也秦檜爲捷辣行府代草檄書以吠堯而室撚實在側洪皓託爲寄聲而檜竊色之不暇通和之如私于金人驛書往來呢呢如家人婦子語設爲不得輒易大臣之盟不幾於脅君乎張俊檜乘副車而擢之王循友乞加檜賞之不幾於異謀乎張俊征復不肯行鼎叱而去不能使車駕親征復不肯行鼎叱而去之至平江而託墮馬傷臂遷延顧望鼎抗奏請誅之以警不用命此蓋不特臨軍征討而稽期三日也利秦檜專兵之策明築山陽以示無越淮北向意使之來皆贊檜畫脅君之舉實預成之蓋不特漏洩

朝廷機密事而止也此其大者爾其他如檜之　靖康議狀存　趙而俊之　紹興李成之謀皆其欺世盜名之大者臣抑有攷焉按王明清揮麈録之載議狀乃馬伸之文檜初不肯簽不得已而後書後乃自揑以爲功遂饕富貴乙亥歲伸之甥何琉時伸之手藁上之檜怒竄之嶺表　更化之後首復琉官贈以員郎而伸之忠遂顯於時俊以怯敵不進盛言李成之衆以誑天聽　高宗宣諭有卿獨無功之語俊始恐悚承　命而後乞以先臣同討賊卒之馬進之死張用之降與成之逃皆先臣之功而俊遂叨之以追責二者乃檜俊之所以藉口而實乃如此則其人益可見矣臣既泣血辨先臣之事而終之以此使萬世而下知檜俊之爲人則薰蕕之類斷可識矣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四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五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　岳珂　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五

承楚辨

建炎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丙申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劉光世奏準　御筆處分承州殘虜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以卿任兼將相勳望特隆已降　指揮並聽節制比聞王師寨柵皆在高郵之南去楚州尚遠勢不相

及深慮淹久致失事機唇亡之憂於卿爲重
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戰庶使諸鎮用命戮
力盡忠亟解山陽之圍一掃垂盡之虜　朕
亦當議遣　行在大軍以爲卿援諒卿體
國必悉　朕懷十五日付光世臣契勘自八
月二十四日遣兵渡江逼近承州至今與金
賊大小十餘戰累獲勝捷及措置招納女眞
種類蒙朝廷察見臣所遣軍馬久住江北孤
軍獨行　指揮臣會合岳飛王林郭仲威等
人馬臣自承　指揮日逐移文催促岳飛等
約及二十餘次終是遷延又巧爲辭說抵拒
會合　指揮臣已節次具因依奏　聞去訖
若使岳飛等即時恭聽　朝廷指揮尅期前
來則承州之賊可破楚州之圍可解乘機投
隙間不容髮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
致貽　陛下聖慮憂勤實不勝憤憤今臣已
將沿江應係賊馬來路嚴爲把守必不使南
渡兼已密遣人前去承楚以來探伺賊情若

有機便可乘即便措置勦殺次奏　聞事奉
聖旨劉光世所奏備見體　國忠勤今來楚
州既失其通泰寇爲要害豈禹一虜人侵犯必
窺海道仰光世多有措置節制諸鎮誠諭協
和一心勠力保守若無踈虞即當以功贖過
更與優異推恩仍當切探伺如得機便即乘
勢擊襲渡淮不得稍失機會

臣珂辨曰臣常恨先臣不幸受稽違　君
命不進師之誣者有二　紹興十一年淮
西之役與是年承楚之役是也淮西之役
先臣勳名既高爲時忌嫉遂挂吏議以及
於禍承楚之役先臣勳名未極權臣未用
天聽無惑故卒以功聞然則是役也似不
必辨而後世或以此役據爲淮西明比則
先臣之誣不可洗矣臣故得而極論之臣
聞覈事之同異必以時日責師之成敗必
於主帥古今同此一揆也何則事紛於冗
必有其證證之者時也師合於衆必有其

主主之者帥也使其不證於時則利口勝
說各謀其身而事實淆矣不責於帥則發
言盈庭無執其咎而軍律亂矣臣故敢以
繫事之時曰辨先臣不稟　朝命之謗而
以節制之　專旨辨光世諉下罔一之
奏而使　信史有攷焉方楚州之危也趙
立告急於宥府簽書趙鼎首命張俊將師
以行而俊方以全軀保妻子為事且自度
無破敵之能力辭不肯至謂救立譬猶搏
虎而以併亡無益為解諉孤壘於旦夕之
危而以為不必勤　王師之行振纓攘臂
以拒　天命鼎卒不能使而乞與之偕以
激之俊亦信然不顧也是時既以　命俊
矣乃改　命光世而命先臣腹背掩擊是
旨之下蓋八月之十九日而先臣方自
行朝還宜興屯所將整旅以行實未至鎮
撫諸道里驗以遲速較然甚明皆可覆究
自六月二十九日先臣獻金陵之俘而七

月六日張俊以先臣之兵平寇于京口至二十日而始被鎮撫之　除先臣上　奏以爲臣所統之兵幾萬而營卒之孥計其口亦盈七萬見屯常之宜興竊聞江陰鎮江艤檝

者果誰乎　御前五降金字牌樞密院一十九次劄下坐閱兩月光世蓋未嘗一涉江也其視以身督戰之　詔爲何事自先臣以下垂權聽光世節制會合救楚光世僅遣一軍半途而止蓋未嘗與諸鎮遇也其視親統全軍會合之　旨爲何說孤城受圍虜兵方益存亡之機蓋在趙立何在在山陽也救援之師並聽節制號令之出蓋在光世光世何在在京口也　璽書絡繹而促之廟堂專等書而言之光世率視爲迂緩逮參謀一語亟止其行何其去就之不審也臣不敢與光世辨特兩書之以俟信史之攷而取證焉是非之辨當可識矣遷延之罪當有歸矣臣想光世之上此奏也當戕筆行墨之時既以嫁咎爲得策矣而首列　御札不知所委之事機果何在而吾之身果何在所　委以節制者果

何人而吾之所尤者果何人苟念及此不亦汗下而戰慄乎臣按當時同被掎角之命者王林也郭仲威也趙立也是時　朝廷固知虜勢之盛而孤軍不可以決勝也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疆鄒楚之驗明矣王林自降　指揮並不曾分遣一人一騎　朝廷之命固言之矣郭仲威屯天長掠路人以自資尚安有鬬志趙立於重圍之中救死不瞻何有於掎角如是則先臣一軍之外惟王德爾王德之在承州也其下不用命斬二校而軍益悖詈不可用僅能自守其柵蓋不敢望氊裘而彎其弓先臣獨以孤軍出屯留州之外戲下不滿數千建康之戰瘡痍未復徙屯之所賜在吳興轉餉艱阻廩食不繼僅能渡江而值泰州之匱視事一日而出屯八日而軍至不解甲而征益以泰卒又皆鳥驚魚散之餘特激於先臣之義願効死力然則

是舉也先臣奮萬死之勇急孤城之危不
幸而陷力不足爾雖一時例被詰責而屢
與金賊接戰備見忠勤之　旨蓋已不逃
於　昭融之鑒故虜既陷楚旋軼通泰
高宗皇帝洞沉機淵識先料其然輒於光世
誕奏之後特降　睿旨責光世以後効委
之以多方措置通泰必無踈虞先臣還師
保泰虜騎二十萬被城而陣先臣獨以扶
傷飢羸之卒賈其勇於累戰之餘柴墟再
捷河流爲丹先臣率先士卒身被兩槍猶
乘勝逐北虜既退遁入柵先臣盡護數十
萬之生聚保柴墟是時光世非特措置之
責漫若不聞一兵之援亦不及於泰既爲
分地不從　朝廷應副餉道無所從出先
臣乃封屍繼廩復護生聚渡之陰沙而已
獨殿後虜雖彊盛望之而不敢邀也嗚呼
楚既失矣通泰之責　上之冀後效於光
光世者何如也王德一軍之在承楚雖不

可用猶能壓境而先臣之於通泰則并與此軍亦無之矣光世之違　詔果如何哉故承楚之事無與於得罪而臣所以不憚喋喋而力辨之者誠懼此奏不明則異時循轍之誣未免於疑似之迹是以不敢不詳著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五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六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天定録序

皇上再見圜丘之嗣歲珂籲　天之書始成浮九江自春徂夏以四月哉生明抵　行在所廼齋祓治晉櫝越四日庚子再拜　北闕下奉書付登聞匭吏以入又八日戊申　詔出下兩省俾給事黃門紫微郎左右記注雜議五月辛未　詔中書門下以大父褒嘉之

典未稱俾相吉壤裂而王之僉以大父嘗莅
軍于鄂實廟食其地且至今民思遺愛於封
爲宜乃以鄂爲請癸未　制可六月庚戌兩
省議始上遂以珂奏篇付史館八月辛丑宰
掾列珂所辨伯父雲部曲張憲同時之誣請
加旌異復　詔進贈一等越明年珂歸自
日邊抗塵南徐軍庾乃因朱墨餘暇發故篋
得所　上諸書表及廟堂施行次第　恩詔
先後凡啓謝公櫝之屬釐爲三卷即摭爲録

以天定名復即其意而爲之叙曰嗚呼事有
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曖昧於六七十年之
久而昭明暴白於不崇朝之頃是非人力之
所及也天實爲之傳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信斯言也則天之與人固迭勝而迭負
而羣逞其私雖天亦不能違之矣是不然昔
蘇文忠公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
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
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方紹興間奇謗

中起大臣稱制專決狼戾虎恥廟牙搖鬚搏
獵公議之士如毆狐兎而位中司者首能爲
公議一立赤幟大而公族之長梱筦之臣與
夫微而丞郎亦有大聲疾呼以助明其冤者
往往竄徙系道然登聞鼓猶日以冤狀聞
以布衣而抗卿相甘蹈大僇而公議之喙卒
不得而鉗也不寧惟是其在當時城狐負恃
是非曲直變亂錯迕雖掾五常反四極安之
而不顧而莫須有三字吾猶知其胷中有隱
然不可誣者存是人心之天未始不定顧何
埃於六七十年之久彼雖能以其私勝乎天
而不能以其私勝乎心則亦同乎素定而已
矣而珂顧猶以是名其編者蓋以天理之在
人雖勝也而未始有負雖定也而未始有變
即人心之天以合天理之天則名編之意蓋
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千百世而下有能哀
大父之忠而欲知
聖朝追褒之始末即是
録也不直爲覆疏而所以名之意尚庶幾其

有攷云開禧元年十二月癸丑朔　承奉郎監鎮江府户部大軍倉岳珂序

天定録卷上

進　高宗皇帝　御劄石刻表

進行實編年籲　天辨誣表

進家集表

繳進奏狀

上宰執第一書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進　高宗皇帝　御劄石刻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　國史　實録院牒取索臣大父先臣飛所被受　高宗皇帝御劄手詔照用臣父先臣霖已具申本院乞候編次成日申繳臣昨又準江州牒備準本院牒取索臣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内刻石緣臣所刻未經進　御謹詣登聞檢院繳進者先臣銜枉既湔雪於　公朝　聖主賜書尚寶藏於私室輒翊翠珉之勒仰塵　丹扆之

觀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
臣飛早以樸忠夙逢　明聖上奉　指蹤之
略粗殫禦侮之勞　匹馬北方契　定謀於
談笑之頃　六龍　南渡　倚折衝於紛擾
之餘恭伏　聖威克成微績　雷霆奮擊天
驅草竊之羣　雲漢昭回日拜　芝封之賜
或　稱其智謀而　謂非他比或　付之號
令而　俾如親行便宜悉　許於外施進止
不從於中御恢復之請輔　朕　委寄尤隆

忠義之氣通神　褒嘉備見以至病目而護
醫療治苦嗽而爲　國勉行　愛切體膚
視猶手足爰獲　珍藏之祕有踰　衮贈之
榮無何讒起於樊蠅所恨疑成於市虎以
天寵爲濫予以　奎畫爲汙藏搜自故家束
之左帑[redacted]鸞翔[redacted]鳳者羽掩[redacted]跡　雲霄蝸緣
蠹[redacted]韜[redacted]光[redacted]櫝逮臣父擢登於匠監辱[redacted]
孝皇軫記於[redacted]門奏　雙闕之書親聆　天
語拜[redacted]行[redacted]復覩　宸章讒誣若有待

而明事實信無[illegible]而顯天其或者重矜一念
之忠神寔司之俾辨九泉之枉恭惟　皇帝
陛下安民以[illegible]率　祖攸　行　遠取
成王[illegible]法具傳於[illegible]三聖[illegible]近稽宣帝美復
念於諸臣[illegible]思堯有得於　見墻嗟牧幾
形於　拊髀[illegible]惠陵之[illegible]麗藻寔昭代之
宏規凡[illegible]聖[illegible]筆之所存皆　雄斷
廟謨之攸萃丁[illegible]辰有幸既昔時　授任之
雅[illegible]乙夜進[illegible]觀或　今日　廣聲之　臣

幼不逮事長無踰人念臣父奉　命以驅馳
幾無寧歲致　帝畫藏家之積久訖未鐫崖
敢忘遺志之承以侈　隆恩之賜撫之辨攷
抑可參稽呵護有嚴徒抱　烏號之泣登藏
是毖載光　龍負之圖其所刻臣大父贈太
師謚武穆先臣飛被受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
孝皇帝御劄手詔七十六軸釐爲十卷謹隨
表上　進以聞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

言

貼黃　上表爲繳　進臣大父先臣飛
所被受　高宗皇帝御劄手詔
石刻一十卷伏候　勑旨事
進行實編年籲　天辦誣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　國史　實録院
牒取索臣大父先臣飛生平行實事迹照用
臣父先臣霖嘗具申本院乞候修纂成日申
繳臣尋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內編撰成書緣
臣所修未經進　御謹詣　登聞檢院繳
進者孤忠許　國有死弗渝衆毀盈庭傳疑
未白抱冤衷而上愬恃公論之久存輒因沒
地之言敬剡籲　天之奏臣珂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逢時艱棘奮迹
蒿萊頃因　靖康初入干　元帥府痛念中
原之淪陷遂許　先帝以驅馳忠憤所激則
瀝血以誓師甘苦必同則投醪而餉士東克
全城於建鄴西恢六郡於襄陽封豕長蛇豈

特彎弓之不敢屯蜂聚蟻俱令釋甲以自歸
義聲雷動以風驅精騎星流而電掃腥羶萬
幙一無攘臂之攖忠義兩河並奮揭竿之應
玉帛指東都之會干戈潰北苑之屯　王化
復行官儀喜見胡塵半洗彷徨汴水之黍苗
佳氣載新感慨安陵之枳栢共徯兵鋒之破
竹安知簣土之虧山近睇故都反袂讀班師
之　詔紛來遺老停車辭遮道之留自睽間
襚之機旋被登樞之　命屬邊陲之乏帥暨

貼黃　上表爲繳
家集十卷伏俟
勅旨事

繳進奏狀　進臣大父先臣飛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户部大軍倉臣岳珂
右臣珂輒瀝血誠仰干　天聽退思僭越甘
俟　典刑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際遇　高宗
皇帝依乘風雲獲附勲籍中更讒誣雖蒙
朝廷昭雪録用然尚未經　褒贈臣父先臣

霖累準　國史實録院牒取索所被受　御
札手詔及行迹事實著述文字重以流離之
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
臣不量窳陋涉筆五年刋集纂脩粗明梗槩
今來所刻被受　高宗皇帝御札手詔七十
六軸釐爲十卷所修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
六卷籲　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
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刋修了畢竊緣臣
上件文字未經進　御謹各奉隨　進表一
通襄封躬詣　天庭上進伏望　聖慈特賜
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冒犯　天威罪當
萬死謹録奏　聞伏候　勑旨
貼黃　奏爲臣繳進　高宗皇帝御筆
手詔石刻十卷并臣大父先臣
飛家集十卷行實六卷籲　天
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隨　進
表三通伏候
勑旨事

上宰執第一書

四月　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户部大軍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献于　某官閣下珂聞之古之所謂大臣者其事業足以格天其利澤足以及人前乎百年後乎百世皆足以蒙其深仁厚澤蓋其大公至正以天下之心爲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無阿毀譽無私愛憎故夫與天子坐朝論道完泰而進見否而退是其職也如斯而已乎曰未也是足

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之地内平劇盜外掩
強胡不十年間位至三孤躐登樞筦可謂不
世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
沮忤時相和戎之計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
軋而媒蘗旋生讒慝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
也夫亦何罪而至於此極哉雨膏於春而行
者疾其濘月昱於夜而盜者惡其明彼時相
之心以爲不如是則戎不可和爵不可保耳
是以蒙被汙垢六七十年雖　高廟神聖卒

悟其姦賜之昭雪又以此意　屬于　孝廟
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録用其子若孫宜若可以
無遺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往往是非
無據而黑白易位雖決黃流之奔猛不能以
湔滌是故不無待乎其人恭惟　某官以孔
孟之學事　堯舜之君　雲龍　風虎之遇
亶有光於　中興十數年來農扈屢豐邊陲
不聳日月五星安行於上百川河海順流於
下將天下之蟲鱗羽介無一不被滲漉之澤

知惟　國家之公卿將相乃獨略之而有所
未暇故士之立一名一節者不惟今日之在
陶冶而後世亦將有賴焉不惟後世之在陶
冶而前代又將有賴焉仲虺周公之所以輔
其君者　閤下豈亦多遜珂是以冒昧譔述
先祖行實六卷籲　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
裒集　高廟所賜御札石刻七十六軸家集
十卷既以陳之　乞覽而以其副敬伏　光
範門下伏惟　論道經邦之暇　賜之采矚

而　哀矜先祖之不辜從容入侍　清間之
燕一借敷　奏之餘論俾九原之枉獲伸則
珂雖死不恨矣伏惟　察其區區而恕其狂
且僭焉不備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四月　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
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　某官閤下
珂聞事有抱一時之枉而不獲伸者雖異日
公議復明而事迹未覈足以貽日睫之論苟
有以伸之則不必其善之已出也　不必其事
之已屬也今夫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伸非
疾痛害事也而見者諭其方聞者效其藥非
必其父兄子弟也非必其鄉黨僚友也雖塗
之人亦然何則惡枉喜伸天下之同情人心
之至理有不能遏者昔范文正公忤大臣而
去　國余襄公救之尹師魯救之歐陽文忠
公又救之不得其言則亦委而去此猶未也
齊大夫崔子之不韙太史書之以死其弟嗣

書之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之南史氏復執簡以往夫黜陟死生之際人之所甚畏慕也而奮爲之而無所顧避蓋抱天下之屈者必將有以伸之不必其善之已出而事之已屬固如此也珂嘗讀史傳至是未嘗不有感於先祖武穆之事蓋其奮自單平以孤忠上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屈結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內平羣盜外抗彊胡不十年位至三孤蹤登樞筦可謂不世忤大臣和戎之策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軋而媒蘗旋生讒誣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也彼惡其軋已而動於附勢者朋而翼之亦既若燎之不可嚮邇矣然而廟堂之同列棘寺之僚屬上至天族下至布衣皆能誦言其冤而不畏斥逐一時之間亦可想見其事矣而蒙被汙垢于今六七十年雖　高廟神聖卒悟其事賜之昭雪又以此意屬于　孝廟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録用其子若孫宜亦可

以無遺憾矣然而山林之史其爲傳疑者未
明也褒贈之典視其同功者猶歉也則夫抱
天下之屈而有不獲盡伸者珂是以冒昧一
鳴于　閤下恭惟　閤下以直方之德高明
之學宏遠之器經綸之材出爲時用一朝之
國是一代之人物一世之公論皆司直於
門下則先祖之所未伸者必將動心焉珂不
揆謹譔述先祖行實六卷顓
通叙一卷裒集　高廟所賜　御札石刻七
十六軸家集十卷既以叩　閽上徹　乙覽
而以其副敬陳于　執事伏惟　論思獻納
之暇　賜之　采矚而哀矜先祖之不辜俾
九原之屈獲伸於一明時則珂雖死不恨矣
伏惟　察其區區而　恕其狂且僭焉不備
四月初七日詣
登聞檢院繳　進
十五日　降付尚書省
十六日送中書門下後省看詳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六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七

天定録卷中

經進百韻詩

封王信劄

鄂王信劄

上宰執第二書

乞付史館堂劄

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

追封鄂王告 碑陰記附

經進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饕世祿每念沉冤未雪直筆久汚一意篹修五年勤瘁比干 宸覽誤簡 淵衷萬死尚寬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事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庭投進伏望 聖慈特賜 睿察昭白而施行之干冒 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震越屏營之至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户部大軍倉臣岳珂上

永祐當臨御 重熙極泰亨物窮隍土復地太孽牙萌蠢爾戎眞裔違吾海上盟腥羶盤九土氛霧塞三精於赫 中興主 初專九伯征 赤符觀炳炳 嘉兆得庚庚 四七膺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恢闢闔日月洗明清天授睢壇筴風興渭水英維時臣大父韜迹聖廛氓寶匣鳴長劒雄冠彯曼纓衣裘供羿射燈火近韓獒 聖世方求駿明神豈舍

驛始從魚鑰守小柵羽林兵嘗虜無車乘麾
軍不鼓鉦熏門摧彦政汜水從閒勑駟召班
龍節犀　下雀桁　王師俱蓄縮胡騎愈縱
橫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砥柱大
廈手支撐虜燄猶繁熾　吳都忽震驚　東
巡傳警蹕右袒半公卿憤起宜興旅追收建
鄴城大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一蕩西江李
重殲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觀築鯤鯨玉帳
旋平廣銅符遂帥荆　皇靈期濯濯王事分
傍徬沙漠逋封豕山林息聚蟲　神州宜亟
復六郡乃先爭禁犬徙馮翼苗民敢抗衡銳
師掀狡窟高堞覆俊堅棚鼎道兵方進湖湘寇
輒平幾年兇禍結八日駿功成叛將因資用
降人豈畏阮開疆下商虢結約到磁洛謀帥
難張俊還兵慮鄜瓊但虞遺後患初匪厭紛
更沔鄂重歸鎮齊劉尚據　京且羞離楚饁
未用渡河罌細柳千屯竈柔桑萬瓦甍流民
俱授畝戰士亦從耕夫滄縈如帶原田畫若

枰連雲登美稼浙玉飯香秔芻輓從今省兵
儲亦頓贏吏貪無鼠碩民佚異魴頳姑定鴻
溝約交馳絶域伻鄰歡新玉帛宴衎樂簧笙
未幾邊搖草惡知野食苹禮容方濟濟苹乘
忽軿軿　睿斷昭雄赳　天威震隱谹六師
紛霧集四郊盛雷轟　戎駕爰方啓神鋒莫
敢攖童髫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通諸夏
謳聲沸八紘官兵颺隼鷙胡穴泣鼯猩跬步
帰　京闕朝衣詣　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幕

聽烏鳴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行幸成十載
績歸捧　萬年觥何事東來詔遄追北指旌
撫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業岌登樞極雍容
儼珮珩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并豈意中原
略深違時相情和戎徒効敬投几不聞瑩正
爾先鞭著居然謗篋盈兇威搖吏櫝風旨動
臺抨梟虺飢吞噬鷹獒樂使令衆髽常忌冠
同洛不譏程遠慮爲徼福先驅謂緩程一言
鳴仗馬千丈下喬鸎盍攷謝　赦表兼觀

賜劄評許身無少愧憂　國甚於酲彼譖宜
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翾身蚤箙兎健足先烹
有客悲周道何人　魯祊同時惟切齒來者
但懲羹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久
定禍否待終傾　先帝資　神武深仇愴
父　兄每懷得頗牧胡忍弃韓黥哲監何嘗
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惸故
壘營新祀畿封闢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
文聲甘雨興餘槁　青天豁久盲先臣死不
朽　聖德浩難名　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散
閎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鍧心術參　堯運
規模紹　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股盛朝賡故
將幸非遠微臣矧敢輕傳訛稽史謬敗俗訂
言譸日繫無虛筆雲章有滿篋竹書皆歷歷
玉訓尚鏗鏗願輟　清朝暇叨承　乙夜呈
作詩哀寺孟覽奏念緹縈　恩錫茅封寵
光昭袞字榮誓懷如皦日忠報畢餘生

封王信劄

五月初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

右劄付故追復岳少保本家

嘉定四年五月十一日

鄂王

封鄂王

右劄付故追封鄂王本家

嘉定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信劄

勘會已降　指揮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追

上宰執第二書

五月　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户部大軍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　某官閣下珂聞之常言有曰人之是非其惑常在身前其定常在身後蓋謂身之前則繫之於人而私情愛憎之易偏身之後則筆之於史而公論是非

之自定嗟乎史固足以示信也所書果得其實耶則一褒一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於既死誠萬世之衰捷也苟傳聞之或失其當是非之或軼其眞筆削錯施而褒貶易位何以示天下之勸懲乎哉昔者觀班孟堅堅之史自 武帝以前蓋祖太史之舊也而傳陳涉則至今廟食一語輒不敢刪不知所謂此猶曰有是事也則爲可據也近觀唐大曆間樂平令魏仲兕記饒娥之事與史大異又考之柳子厚所傳則史蓋全用其文而不知仲兕爲參於此得乎親見彼子厚特傳聞之訛也以此知古今之史邈親見而信傳聞者其失實多矣不特此一二事也以此而示榮辱於萬世不亦甚可哀歟伏念先祖武穆蒙被紹興權臣之禍一時山林之史徙往得於風聞記錄二三則已失其實矣重以王俊之徒文傳會之辭張俊方俟禹之徒主煅煉之

獄日曆之官取證於此則又非其實矣當是時權臣實專史館之柄一筆一削皆出其手史官之能爲董狐者幾何人哉則又必有變亂其實者矣是則榮辱萬世之權倒置如此不有王公大人慨然以爲已任者則紛紛簧巧誰與正之恭惟　閤下以忠厚之心而權衡一代之是非以淹貫之學而董正一代之筆削自一介之臣以上其用心其行事皆將不逃於融明之鑑而況如先祖之忠赤報

國昭如皦日而讒仇相誣明若觀火　閤下豈能不動心於一伸其枉哉珂謹摭諸所傳所記以爲行實而凡向來讒說之所以厚誣者則又爲辨誣亦既上之　丹扆而輒復以其副寘之　閤下矣伏惟宰制之暇試一取而觀之校之史官之所載則枉直白黑有不難辨而且以此書下之策府俾之從實刪修則　閤下之所以榮辱萬世者其權行於此矣夫豈非盛德事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以馬借人此里巷之淺事也而春秋之史官書之苟其亡矣宜無與於興衰治亂也而孔子惜之以先祖報　國之忠而大節未明其事之存亡況有大於借馬乎　閤下能以孔子之心爲心則先祖之抱寃於地下者其必有以補其亡矣珂復何云不備

乞付史館堂劄

珂洊有忱恂之悃上干　鈞嚴珂近準　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先大父追封鄂王伽見　聖朝褒勳念舊之意伏讀　恩詔感泣不知所云惟是珂昨來所進　高宗皇帝宸翰七十六軸行實編年六卷家集十卷並爲大父辨明誣枉參稽所係不敢不進其所修籲　天辨誣一書年月事實必以　宸翰爲證者蓋恐山林之史混而無攷必得　奎畫昭回以示萬世庶幾信而有證旁摭家集兼攷行實並無抵牾委有依據然後敢書區區

累年之歷正以孤忠未盡明遺謗未盡雪爲
子若孫之責不敢愛萬死而使先世之事終
於莫明茲者幸蒙
王之封超出常倫特自
耀千載已足以洗湔無餘今來所進文字又
蒙後省申明乞行
殞無憾第刪修之舉事干萬世至公之筆不
容不冒昧干以申陳重念先大父得罪於
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
十五年之十月相距凡十四載檜是時方專
上宰監修國史日曆則没先大父之功而重
先大父之罪變亂是非固有不待言而明者
先兄吏部甫任浙東提舉日熊舍人克知台
州以公事爲先兄按發罷黜積憾不洩以先
兄甫爲先伯御帶雲之嫡子故於作中興小
曆之際專欲歸罪夫史館所據依者國史
日曆而旁證者野史雜記所進實録必以是
爲本而先大父不幸受秦檜之誣而又與熊

克有子孫一時之憾曖昧之迹無以自明銜
寃地下永無信眉之日今幸蒙　朝廷旌褒
之典雖足以示勸一時而史筆未明萬世何
以取信所有珂所修建儲淮西山陽張憲承
楚五辨並有　高宗皇帝御筆依證其　御
筆並裝皆見在并有刋刻石本繳進訖即不
敢妄以臆說強辨欲望　朝廷俯念先大父
忠勤之心及兩經秦檜熊克史筆之誣特賜
敷奏　宣付史館參照從實刪修庶幾先大
父之心得以暴白於萬世其於　國體人心
誠非小補如蒙　朝廷降付史館後將來參
照得珂所進辨誣內有據依不當及非出
高宗皇帝御筆甘伏罔　上之罪忠邪之分
寃節之辨在此一舉珂屬在子孫不敢緘默
黨蒙施行實出至公之賜干冒　威尊珂下
情不勝戰汗

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

中書門下後省狀準付下承務郎新差監鎮

江府户部大軍倉臣岳珂狀右臣珂輒瀝血
誠仰干
天聽退思借越甘俟典刑伏念臣
大父先臣飛際遇
高宗皇帝依乘風雲獲
附勳籍中更讒誣雖蒙
朝廷昭雪録用然
尚未經褒贈臣父先臣霖累進國史實録院
牒取索所被受
御劄手詔及行迹事實着
述文字重以流離之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
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不量窳陋涉筆五年
刊集纂修粗明梗槩今來所刻梹受
高宗
皇帝御劄七十六軸釐爲十卷所修大父先
臣飛行實編年六卷額天辨誣五卷通叙一
卷并家集十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刊修
了畢竊緣臣上件文字未經進
御謹各奉
天威罪當萬死謹録奏
聞伏候
勑旨送
聖慈特賜
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冒犯
隨進表一通囊封躬詣
天庭上進伏望
後省看詳申尚書省看詳岳飛忠義之節攘除之
功載在
國史昭然甚明伏覩近降指揮追

封王爵不緣陳乞特出　聖恩誠足以示勸
千載所有岳珂繳進編年六冊家集十一冊
委是採摭精詳用志可嘉能摽表其先烈宜
備太史紬繹兼有　御劄十卷已行鐫刻其
書多引以爲證又有以見　高廟　聖筭
神略任將治兵之本意其辨誣內併理雪飛
之子雲與其部曲張憲之寃亦是明白照得
紹興三十二年已降　指揮將雲等追復官
爵訖今來若更與追贈合取自　朝廷指揮
其岳珂所進　御札石刻并文字乞宣付
史館施行并十軸二十三冊表三通申聞事
除理雪岳雲張憲一節見行看詳外六月二
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看詳到事理宣
付史館

追封鄂王告　中書舍人李大異行

勑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貞
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睠言名將夙號藎臣雖
勳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

英槩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蘊盖世之材負冠軍之勇方畧如霍嫖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勳外憺威靈內殫謨晝屬時方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劒伊吾之北遂致樊䵷之集寖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寃逮　國論之既明果邦誣之自辨　中興之主恩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持厚肆眇冲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襚之王爵裂熊渠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冥之際諒惟泉穸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

碑陰記

鄂据上流爲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洛退足以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強焉紹興初　天子考制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天設之嶮金城千里亘重分牧先王析符授鉞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大抵鄂爲根本隱然有藜藿不採之威珂嘗攷論地勢況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興南國者所据守各不一然負桐栢之陽山陽合肥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扼東西之衝惟襄沔舊疆曼羨數千里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壑曠不設限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顧自元二以降引弓之士未嘗敢南嚮而覷峴首寧涉巨瀆冒重險而常出乎柘皐大儀之境捨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路之介于寇被邊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一面者力之

顓否固不待辨而孽胡之馳騁長技反縮恧
而不敢施方屢之士遡其時而觀其人可也
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勳名之盛方將尊
中國以綏四夷乙夜慨然覽珂所奏籲天之
書思所以太尉乎九京者相攸樂土宜莫如
鄂遂荒全國裂而王之綸言申褒溫厚灝噩
不惟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於辨論忠邪
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一介蚍蜉之言誠不
知所以格 天心悟 主聽者妄一男子不
得其平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恝珂誠
死且不朽矣載惟 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
墉陳石至今巋然而乾道中又嘗 詔賜沔
陽之廟 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珂不肖
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
言追明地下之寃成先大夫易簀之志興念
一及兢慙夙宵大懼馴媮閟襲而使 聖朝
旌忠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于方來乃以
制詞刻之琬琰植于廟下以對敭 今天子

丕顯休命而復系著其所以然之意在漢之初蛇分泗壄有臣曰艮從高于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誓白馬紀丹書剖符定封擇齊三萬户而不願迺侈遇鄉以旌天授然則遡功名之所基以迄于成地以人重人以地著揆厥所元夫豈曰偶然而已哉是用叙次其實且以　先王在鄂之顛末追附前誼庶幾鄂人知所以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無忘上意之所嚮云開禧疆圉單閼歲且月哉生

明孫承事郎珂記朝散郎行太府寺丞兼國史院編修官[illegible]實録院檢討官章升之書丹并題盖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七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八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次

天定録卷下

謝封鄂王表

謝宰執啓

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啓

都司取索文字

申都司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加贈張憲信劄

先伯雲贈節度使告

張憲贈承宣使告

謝表

謝宰執啓 後序附

謝封鄂王表

臣珂言今月二十三日準 告大父先臣飛

追封鄂王臣已於當日望 闕謝 恩訖者

剡奏籲 天辨先世百年之枉疏 恩裂地

啓眞王一字之封燁然 寵命之頒賁此勳

盟之舊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 國

家之尊爵亶爲將相之殊褒以馬燧之元功

胙始開於北土若子儀之碩望壤纔裂於西

汾顧自古以不輕至于今而尤重方位躋三

事間推列郡之恩及燧錫九泉或被小邦之

命已爲曠闊咸謂遭逢敢意子孫數十載之

餘屬當 聖明一再傳之 盛忍使子文之

無後 深閔介推之不言 濬發德音 誕

颺　褒制伏念大父先臣飛逢辰多難賦命
數奇曾未究於義心已橫罹於讒口　堯仁
天賦首加追復之榮　舜孝日嚴柢述　親
傳之訓故氊仍復去璧全歸雖　聖德恢宏
莫報　兩朝之大造然　寵章赫奕尚慙諸
將之同功深惟餘謗之未渝遂致孤忠之無
攷辨必期於早辨疑或免於傳疑萬字翔龍
褒靖孫之藏　詔五年剔蠹緝泌子之遺編
恪上囊封仰塵　扆聽敢謂　帝心之采菲
遽盼王社之苴茅　綸煥　九重　袞褒
字　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國之
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存
壤分楚子之遺爵列唐臣之上　恩加栢廟
益光難朽之丹青聲到柳營尚泫追思之涕
淚自非出　聖天子之特斷安能使大丈夫
之爲眞豈意藐孫訖醻大願茲盖伏遇　皇
帝陛下厲精求　治　銳志　中興藏匱室
以書勳不限非劉之典　聽鼓鼙而思將爰

形咨岳之音　慨思遺愛之區越在上流
之地乃盼　新制庸侈舊封豈徒慰地下不
泯之寃抑亦奮海內敢爲之士臣敢不矢心
蓬蓽歸　賜松楸萃同里以熒觀暨闔宗而
泣拜生雖未壯已期執童子之戈死或有知
當亦結老人之草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臣珂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　上表爲大父先臣飛準　告追
封鄂王稱　謝事

謝宰執啓

珂啓今月二十三日準　告先大父飛追封
鄂王者抱書千里臣章幸徹於　楓宸　疏
渥九泉王社寵分於茅壤百年闕典以一朝
而舉萬世正誼自今日而明亶繇　論道之
公倍激感　恩之愫竊以　國家設非常之
爵爲其將相有甚偉之功其名雖並於三公
厥序實超於五等非天下報勳之彝制乃人

君作福之大權盟礪泰山漢不行於異姓圖
新煙閣唐間錫於諸臣逮　藝祖乘時龍而
御天至　高皇渡匹馬以開境皆循此典式
顯爾庸然變之所遭有險而有夷故終之所
獲或難而或易西平開祚正安危身佩之時
汾陽啓封方壽考家居之日趙中令剖符於
韓國韓太傅裂壤於蘄邦皆身荷美名而親
承寵數茲逢　辰而有幸故　錫命以非艱
乃如大父之忠勤昔被元姦之讒慝橫加丁

韙濫及非辜功在鼎銘忍見汙於白簡名
存廟藏遽變置於冊書假僞亂真以非易是
士　夫箝結莫紓敢愬之懷民吏欷歔徒抱
不平之氣邪誣滋逞公議幾亡鬱抑不明者
非止一端棄置弗録者殆將二紀　大明揭
日賴　高廟之深知　睿澤回春有　阜陵
之善述已頒　紫誥盡復青氊然　愍章雖
渥於累朝顧　褒典尚慙於諸將懼未湔於
餘謗爰久玷於孤忠宦緒灰寒徒懷嚮　日

君門天遠無路排　雲誠同螻蟻之微採之
蚍蜉之細人謂落落而難合已獨拳拳而未
忘進則犯　明主批鱗之誅退則負先人易
簀之訓不量愚分竟上遺編累牘籲　天方
屏營於私室大封裂地遽　錫寵於公朝
温綸寵渙於　九重華袞載加於　八字謂
其忠衛社稷義死封疆忘家狥國之一心歷
千萬變而不易遺裂餘風之大致閱七十載
而如存廼即上流載荒舊壤慰將士召棠之念

解邦人寇竹之思栢聳遺祠夙厲氷霜之操
柳披故壘新回雨露之光比肩　南渡諸公
之間闊步西京功臣之上歷觀時變之高下
載論功名之始終得之最難莫此爲甚豈以
妄庸之小子能感　上心實繄　坱圠之大
鈞特施化力茲蓋恭遇　某官爽邦元哲
經世大儒　主盟　國是而異議不搖　飭
修邦經而百廢具舉　拯溺救飢之　實念
小猶及於匹夫　顯忠遂良之　盛心遠不

遺於　前代　採天下僅存之公議憫　王
朝未錄之勳盟肆　賛決於　中宸俾　增
榮於南紀豈特慰君蒿不朽之魄將以興草
萊願奮之人良駿歸燕本由市骨眞龍見葉
始自好形竚收　十翼之賢式見兩全之舉
復還　文武全盛之境以畢　高　孝欲爲
之心珂敢不矢心衡門歸　賜丘壠萃闔宗
而泣拜暨同列以榮觀動故笏之悲既深感
皇朝之　勉追　祖武之
勤勞惟不辱先是名報施謹具啓事專人捧
詣　鈞墀祗候塵　謝伏惟　鈞慈俯賜
鑒念不備謹啓

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啓

珂啓今月二十三日準　告先夫父飛追封
鄂王者　哲鑒當天　洞燭九泉之枉　寵
章裂地　榮超五等之封亶歸　正論之明
倍激危衷之感伏念先大父飛奮身踈逖許
國忠勤　北巡之駕未還死不瞑目　東都

之會弗振夙所盡心仗義鼓行推鋒深入襄
陽六郡之戰可見規模朱仙七月之屯寔當
機會萬里駭傳於風鶴三軍喜聽於城烏以
至閉閤潛思手疏　儲闈之根本朝衣祗見
躬安　寢廟之威靈不忘造次愛君之情初
無嫌疑避事之意胡爲一簣之虧土重令衆
口之鑠金母實知參聽終疑於三告人惟哀
虎贖莫致於百身忠臣烈士聞者拊心老夫
稚子語之流涕幸　聖朝之公論不泯而
思陵之　睿見本明　發　德音於久而自
定之餘　詒　帝訓於　率乃攸行之始
首頒紫誥　盡復青氊日窮星回暖律甫還
於枯枿雺開陰伏太陽復豁於幽盲雖飲恨
於昔時粗信眉於後日念公師之位雖極尚
愧同功而稗官之載失眞必乖信史掇拾靖
孫之藏　詔纂脩泌子之遺編書涸　乙觀
方屏營於私室事稽　甲令俄出爵於　公
朝綸音寵渙於　九重　衮筆特增於　八

字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　國之
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　今如
存乃分全鄂之區光啓眞王之社栢森遺廟
益凌盤古之風霜柳拂舊營重沐當年之雨
露邦人鼓舞將士歡呼循省　聖恩重顯褒
於幽壤　主盟公議蓋允賴於　洪鈞茲蓋
恭遇　某官學造高明　氣鍾剛直　偉材
碩用恢恢　文武之兼　讜論嘉謀凜凜正
邪之辨爰悼　中興之烈載稽　上送之書
肆　賛決於　楓宸俾　增榮於茅土豈特
逞幽光於已往庶幾　鼓義氣於方來兩適
其宜甚盛斯舉珂敢不銘藏　厚德警策緜
軀竹帛垂功名固難企　前人之烈干戈衛
社稷尚期効童子之忠惟不辱先是名報施
謹具啓事專人捧詣　台墀祗候塵　謝伏
惟　台慈俯賜　鑒念不備謹啓

都司取索文字

檢正都司見行　朝廷文字今要見岳雲張

憲追復因依并眞本追復贈官告照用仰親
事官於投進文字人岳監倉下計會取索限
壹日繳申六月　日

申都司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户部大軍倉岳珂

準　檢正都司告示取會先伯雲張憲追
復事須至申　聞者

右珂照得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聖
旨指揮岳雲特追復元官續準　告追復右
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係同先祖太師鄂王飛
一時同降　指揮昭雪追復　乾道元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　聖旨指揮張憲特追復元
官續準　告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
州觀察使係　孝宗皇帝灼見誣罔　特旨
辨明追復其元本告詞並有底本在　中書
省并有施行公案在吏刑部并係大賞罰亦
自該載　日曆　會要所有　告詞已蒙
後省保明備録申　省訖今準前項　指揮

珂除已遵稟外照得岳雲係珂先伯其　告
命自係先伯雲直下長男朝請郎尚書吏部
郎中甫收掌先兄甫已行身故見係先伯雲
直下長孫迪功郎新筠州新昌縣主簿岳覲
迪功郎新處州慶元縣尉岳覿收掌張憲係
先祖飛部曲其告命自係張憲直下男忠訓
郎前黃州聽候使喚張敵萬收掌珂即不曾
將帶隨行所蒙　取會今供具並係着實或
恐　省部目即案底不存只乞下吏部照應

岳覲岳覿張敵萬三名出身脚色三代便見
着實所有先伯雲後因先兄甫任陞朝累贈
至安遠軍承宣使張憲後來別無子孫陞朝
即不曾該加贈併乞　照應施行謹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勑勘會已降指
揮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
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
奉　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

張憲亦合追贈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
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岳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　日
加贈張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勑勘會已降指
揮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
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
奉　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
張憲亦合追贈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
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張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　日
先伯雲贈節度使告中書舍人俞烈行
勑絳侯左袒而爲劉氏豈知書牘背威李
廣結髮而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無邦
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復左武大夫
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

傳材爲世傑稟名父之筭勝折醜虜之天驕
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禍遽興早
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慰忠
魂於拱木新戎鉞於帥壇庶一節之不磨亦
九原之可起噫引劒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
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
隔而忘許　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
使餘如故

張憲贈承宣使告

勑權邪煽虐久薛　邦誣忠義
沈冤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復
龍神衛　觀察使張憲有
志戰多素推拳勇首將元戎之
龍庭馬革裹戶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
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
白日洗忠魂於丹筆新制
愈明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劒呼痛世已知
杜郵之冤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

重泉之永隔而忘許　國之初心可特贈寧
遠軍承宣使餘如故

謝表

臣珂言今月一日準　告伯父先臣雲特贈
武康軍節度使大父先臣之部曲張憲特贈
寧遠軍承宣使臣已於當日望　闕謝　恩
訖者辨枉九京素褒幸塵於　楓扆　進官
一等　洪私併溉於株連謗自此以益明
恩若何而可稱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
國家褒卹之典兼存忠邪別白之規榮靈雖
止於一時清議實關於萬世若稽漢代有嚴
異　朝亦重沉冤之詔雪然
帶礪之盟鮮傳於後綸　龍
光曾極於撫綏麟筆莫聞於訂正未有　濬
　　咨頒　鼎至之恩　旁沾
蘭砌之藐孤　下逮　戴盆
之望　重回拱木之春茲　報功　伸枉
今之一　遇如臣伯父暨昔

偏裨嘗先百戰之[illegible]運南陽
拓境年十二而立戰多北頴推鋒衆五[illegible]
[illegible]凜聞於李愬環堤首馘於龍仙
以至筭稟趨庭[illegible]金之帶
奎章嘗美其濟功辭三命之華　詔旨復嘉
其有子屬議和之蠭起紛謗語之蠅營大功
垂成掣單父善書之肘奇禍驟起凜絳侯背
櫝之威誰爲城下之狐移及水中之蟹內外
聞聲而附會旄倪重趼以皆遷三年東海之
隕霜莫之敢辨一節汾陽之貫日終以弗渝
惟忠誠炳若以如丹致寃狀皦然而自白投
讒畀虎已關　高廟之深知[illegible]御[illegible]乘龍
繼被　孝皇之殊渥復故氊於一日滲餘澤
於重泉其如稗官堅白之辭猶紊　柱下汗
青之史擿謬孰明於野記傳訛何止於北盟
是正邪雖辨於人心而黑白尚紛於史筆不
有　芝封之昭雪終銜蒿里之寃誣敢忘易
簀之言冀動　凝施之聽　九關虎豹籲

天幸遂於升聞　一劄龍鸞裂地竟承於
寵渥　進牘肅藏於東觀辨書俾　討於西垣
固知素定於　聖心尚欲復稽於衆論合兩
省至公之議振百年未雪之寃少府分旄指
洋川而具禮留臺錫號新容管之承流　十
行並下於　温綸　一字更踰於華袞　謂
其材爲時傑忠世世以相傳勇在衆先戰多
多而益辨　表犂庭之素志　高折虜之奇
勛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耻白日舒
厚夜丹書泯迹於遺編　恩出非常　澤
推兼被興懷疇昔忽聞垂絶之言曾是公微
汔遂未醻之責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聖讒
如　舜　清問若　堯　渙號誕敷　鼓雷
風於萬寓　豐中溥照　麗日月於九天清
廂勤　乙夜之觀白簡　寤壬人之蘊嚴忠
義權邪之辨播在王言俾是非曲直之公著
爲世誡雖歷時之已久皆　錫命以惟新
義激方來　仁霑既往臣猥茲控　籲親獲

欽　承舉頭仰戴於　皇明拜手敬歸於
君賜菲葑有采愧微悃之易通葵藿徒傾知
大恩之難報一門自誓九殞爲期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臣誠隍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　上表爲先伯臣雲大父部曲臣
張憲蒙　恩加贈稱　謝事

謝宰執啓

珂啓今月一日準　告先伯雲贈武康軍節
度使大父部曲張憲贈寧遠軍承宣使者遺
謗大明　錫及泉之寵　化工密轉孰知
宰物之位蓋初心僅止於乞漿不自意復從
而被　澤九地各沾於　雨露　二天倍費
於陶鎔　德大若疇感極無語竊以國家舉
褒卹之典示不忘功臣下有幽枉之冤亦令
洗迹訂正再公於麟筆　恩榮洊出於　龍
光兩者交修皆前代所罕聞之盛事　列聖
以降在　今日爲剏見之彌文湔滌誣言竄

前疑史一字啓眞千社封異姓之臣
絲綸之命渙發無窮　旌旄之渥鼎來有耀
增蘭砌藐孤之幸兼柳營未校之榮盡回大
夜之焜煌坐使孤忠之皎潔雖　皇朝念舊
知公道之云開然縛典並行詞私門之特至
伏念珂伯父赤心之許　國偏裨戮力以同
時膝上從容已得黃石公不傳之祕帳前指
縱蚤禀霍漂姚必勝之謀年十二而立戰多
衆五千而嬰大敵遠闢南陽之境徑披臨汝
之鋒期濟　中興庶觀　全節西平有子屢勤
一劄之褒北伐濟功存沐萬釘之　賜不料
逢蝕起割地奉仇之論遂成蠅營合黨締交之
謀使箕土之功虧極箕言而文致怒貽水蟹
殃及池魚盡割楊彪愛子之懷下逮韓信傳
餐之士穹靈在上忍為指鹿之欺櫝背慘威
俾踶證羊之直人皆重足彼誠何心是非變
亂久而未分前後因仍莫之或辨茲幸成易
簀之命乃上副　嘗宁之求指陳奇詆之辭

折衷厚誣之語　宸章　奎晝坦若甚明義
膽忠肝昭其如在遂徹　蟬蛸之覽復歸筆
削之公不惟消衆沫之漂山且交霈窮泉之
漏澤上焉建節旄於外鎮下焉雄制鉞於留
臺荐拜　洪恩雙加袞字毀銷謗史存歿知
榮秩進帥壇夢寐不到仰　湛恩之畢萃激
長夜之感咸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耻
八十年齎志歿地共銜蒿里之冤今一朝披
霧覩　天頓改松銘之觀士氣如洗臣節爭
磨誰寔　我有　鈞播茲蓋恭遇　某
官以忠致　主陳善閉邪　心潛格於　君
非　力主盟於　國是　一堂聚會極　聖
君　賢相之都俞　三館招延謹君子小人
之進退凡肯　建明者若出　游戲然有功
悉　許以風聞無冤不與之雪洗　春之生
夏之長　陽和豈擇地而施甲者拆枯者榮
鴻迍亦何心於此遂省幽明之所被寔歸
坱圠之無垠珂猥以籲　聞親承　錫賚拔

茅連茹仰戴 皇明自葉流根亶惟愍施報
貽魏顥諒不忘結草之餘詠感周詩尚終憐
高木之舊詞源已窕謝悃未殫謹具啓專人
捧詣 台墀塵 謝伏惟 台慈俯賜 鑒
念又備謹言

後序

天定録既成書將鋟而傳惻然若有感焉復
從而系之曰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
者要其終必不可恃勢也而理則存湯盤
銘鼎淮碑岐鼓 名之所託以傳也吾意古人
之所以鑱著其勳明昭宣其令德一時視之
湮或沒博雅之士歆艷其馨烈欲一挹而不
可得雖培塿剔蘚杳不得傳而若盤若鼎若
碑若鼓顧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
之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
金石曾幾何時而蕩爲浮埃收爲太虛凡吾
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而珂乃欲以區

區蕪纇之文以昭明　先王遺忠於萬世之下誣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所恃也謏學陋聞童蒙顓魯文字不足以傳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則藏之名山散之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也則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而　聖朝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焉可也而獨以珂之愚不肖惕然反顧凛無所恃以傳念至如此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所恃者以爲先臣報　國之心昭如皦日正理之在人心隱然有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讒誣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予

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廣名人鉅公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所恃者在彼而所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理則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褒未逮之先而

特昭明於　殊恩既霈之後方其未辨是理未嘗不存及其既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煽邪異論方興先王障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時之名且不計而況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不計而況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遂泯然也方　公道宏開　真儒才卿執椽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豐碑隧道　奎壁下臨有　祖　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尚當嗣請于　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孟陬之月癸丑朔珂後序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八

金佗粹編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彙晉王之豐功茂績著為金佗粹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刊之嘉禾歲久版脫壞無存其文藏諸民間者又遺闕而無全書宥府經歷朱君佑之乃為之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弟始克成書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蓋江西本也通為

比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郎中陳君初菴為

之序予惟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雖昭如日星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嘗因是而論之宋高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召漢光之有鄧禹也柰何高宗非宣光之匹優柔而不能斬卒俾死於奸檜竊弄神器之手可勝惜哉嗚呼高宗豈真不知也耶向使王之事蹟不顯著忠心不明白則寢問之命亦豈無讒佞之人之可入哉當是時金人兀术正彊而諸將若張韓楊王葦莫敢與敵獨杜於王之手若乳子耳胥此以復中原卓有賴者特以車駕南行倦於北顧雖王屢有事之此其所以為可惜也所大可惜者朱仙鎮機之可復朝廷未嘗不嘉之而亦未嘗不沮之俟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風待下天下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師之命已至豈奸檜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特以循常嗜瑣而不能有所為耳吁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父兄之讐自此不可報太行

忠義之社兩河歸戴之民遮道而哭送師而
南朝廷其果忍聞之哉曾不此之料而且彼
之圖宜乎苻洛下書生之言而終為秦檜之
所誣也吁宗德至此亦諒矣然檜者雖能逞
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王之事業所
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之竹帛者
代有仁人君子之所相崇尚也觀是編者必
有感於斯朱君佑之名元佑吳門之世家
云會稽戴洙序

中華古籍保護